



◀ Google Glass 已有各界人士試用。
▼ 北京天安門廣場架設了許多監視器。



科技革命或危險發明？

文／何明修 圖／美聯社

智慧眼鏡 衝擊隱私權

Google Glass 將全面上市，使用者可隨時記錄所見所聞，卻有人擔心，世界會遭到全面監控。

在一九七五年，法國思想家傅科（Michel Foucault）出版了《規則與懲罰：監獄的誕生》一書。這本書挑戰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看法，認為現代社會並未帶來更多的個人自由，而是相反——我們正處於無所不在的監控之下，要求我們要隨時隨地為自己的行為負責。

全視監獄 隨時監控囚犯

傅科認為，這種社會形態最早來自英國哲學家邊沁（Jeremy Bentham）在一七九一年構想的「全視監獄」（panopticon）。那是一種圓柱形的建築，牢房圍繞著中央的監視塔，囚犯永遠處於一覽無遺的狀態下，而他們卻看不清獄卒的活動。邊沁認為，這樣的設計可以降低監獄的管理成本。傅科卻從這個藍圖看到現代社會的原型——我們都成為了被監控的囚犯。

傅科指出，學校、工廠、醫院、軍隊等機構，都是這種全視監獄邏輯的

延伸，只要我們身處其中，所有活動會被記錄下來，包括成績單、出勤表、人事表格、病歷等，結果，我們成了眾多檔案的一筆資料。這些資料的存在，促使人們遵守各種要求，像是用功讀書、努力工作、專心療養等，也讓我們越來越不可能突破體制帶來的限制。

當傅科用全視監獄來描述這種新穎的社會形態時，微電子的革命還沒有起步，標誌個人電腦誕生的蘋果二號（Apple II），是到了一九七七年才問世。

電子設備 催生新型監控

在各種通訊傳播科技盛行的當下，要理解什麼是全視監控的情境，其實一點不難。只要你的手機沒有關機，從基地臺訊號來定位找人一點都不難。以往警察要與地方角頭打交道，管區有重大犯罪案件時，才容易找到線索；現在只要將路口的攝影記錄調出

來，就可以找到嫌疑犯。

可以這樣說，電子化的監控帶來全視監獄 2.0，這些影像紀錄與通聯資料，平常不會有人去看；但是一旦出事了，肯定有人拿來仔細比對。老大哥長了電眼，對於維持政權安定的統治者有莫大的助益。近來美國國安會被爆出全球電子監控的醜聞，臺灣特偵組也有濫權監聽的情事，這都顯示，我們的隱私權已經所剩無幾，寶貴的個人自由即將走入歷史。

在我們還來不及哀悼隱私權時，新一波的全視監獄 3.0 即將到來。谷歌打算在二〇一四年將 Google Glass 電子眼鏡全面上市，這個劃時代的行動裝置打破電子螢幕與真實世界的分割，以後你不用當低頭族，就可以完成你目前在 iPhone 所做的事情。更重要的，谷歌眼鏡可以讓使用者記錄下所有看到、聽到的事情，並且立即傳送到雲端資料庫。就某個意義上而言，以後我們的所見所聞，真的是可以永垂不朽了。

最新發明 副作用難預料

新科技產品總是先給我們新奇與便利，負面作用則是後來才察覺的。在目前的試用推廣階段，已經有人發願要隨時戴著谷歌眼鏡，留下一輩子的生命紀錄。失智症與阿茲海默症以後也不會那麼棘手，因為病患的記憶可以保存下來。以後去博物館，可能不必再租借笨重的語音導覽設備，因為我們的眼鏡就能提供一切想要的訊息。更重要的，這樣的解說服務不只是在博物館，而是隨身攜帶。未來也不會再發生忘記某個朋友名字的尷尬情境，因為電子眼鏡會以臉部辨識科技

自動提示我們。

然而，谷歌眼鏡也會讓全視監控的能力大幅提升。處理群眾抗議的警察以後不用手持攝影機或手機，他們看到的景象將成為逮捕、判案的證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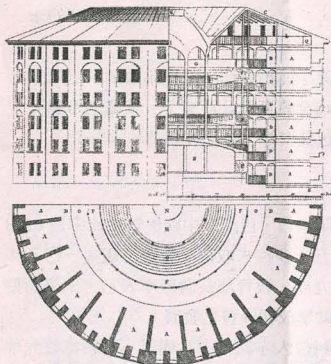
捍衛隱私 人權團體抗議

目前已經有駭客成功駭入電子眼鏡，直接讀取個人的見聞資料。試想，如果我們越來越多的生活點滴被儲存在雲端，那麼我們容易泄露的將不再只是電子郵件、銀行帳號、信用卡號而已。未來也不會只有單一的老大哥在監控我們，而是無數的小老弟在彼此監控。正是基於這樣可怕的後果，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《經濟學人》，就以「人民的全視監獄」（people's panopticon）來描述谷歌眼鏡的潛在衝擊。

傅科曾說，「有支配，就有抵抗。」面對前兩代的全視監獄，人權團體發起了各種維護隱私權的運動，維基解密（wikileaks）與史諾登（Edward Snowden）的控訴，也使得各國的老大哥灰頭土臉。就如同抗生素與病毒的關係一樣，這場捍衛自由的戰爭會持續下去。

作家簡介

何明修，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，著有《社會運動概論》、《綠色民主：臺灣環境運動的研究》等。



▲邊沁在十八世紀設計的圓柱形建築，可使監獄管理員輕易的監視囚犯。

圖／翻攝自網路



▲美國政府監控各國的電子通訊，引起德國民眾強烈反彈。